



从《微尘》里,台湾观众看到的是台湾社会的不公,德国伍尔斯堡舞动艺术节的艺术总监联想到的是二战。林怀民心里的“微尘”,实际上是《金刚经》里的“微尘众”,渺小的众生。“二十年过去,我没有改进,《九歌》里,我的题目是‘神从来没有来’,我讲的是人的渺小跟可怜。”林怀民说。云门舞集供图

那个愤怒 林怀民·舞者·马可

南方周末记者 李晓婷 发自台北
南方周末实习生 何艾琳

云门舞集的最新作品《白水》和《微尘》,服装出自设计师马可之手。

马可最早看云门舞集的演出,是2004年在香港看《水月》。她至今印象深刻:《水月》的舞台设计非常特别,斜上方有一面倾斜的镜子,观众可以同时看到演员本人和镜子里的演员,演出过程中,舞台地板上会慢慢注水,演员就在水里舞蹈。

马可看了不少现代舞,也给一些舞团设计过服装,看完《水月》,她发觉:“原来现代舞也可以这么传统、这么古典,那种语言是林怀民老师特有的方式。”

2014年11月19日,她在台北“国家戏剧院”看了《白水》和《微尘》的首演。和云门过去的演出一样,观众照样毫不吝啬他们的掌声和眼泪。

第一场是《白水》,背景幕布是不停流动的溪水,跟近几年的云门作品不同,舞蹈不再尽是充满禅意、出人意表的招式,而是溪水一般流畅灵动,并不费解。

十五分钟中场后,接下来的《微尘》,跳的是战争和灾祸,配乐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八号弦乐四重奏,旋律充满肆意的咆哮、嘶吼和哀号,完全是地狱的声响,背景幕布是嶙峋的石头、岩块,舞步则沉重得像是直接踩在观众心坎上。

舞者跳完《微尘》回后台,纷纷急着找水喝——这出长22分钟的舞蹈,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张开惊恐的嘴,像是蒙克名画《嚎叫》里的形象。

谢幕,照林怀民要求,献花环节取消,舞者也没有例牌双手触地的90度鞠躬,而是站成整齐的一排,庄严肃立。

灯光下,舞者身上的衣服呈现深浅不一的斑驳棕色。“吓死人,”林怀民忙不迭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赞叹,“近看统统惊人得不得了。”

首演后台,还有两个林怀民的老朋友。蔡琴给自己的定位是“慰劳舞者”,唱完《恰似你的温柔》和《读你》,她举起玫瑰花当麦克风,请龙应台讲话。那时龙应台还未卸任台湾文化主管部门负责人的职务,她对后台的舞者们说:“云门的舞,不只是有动作、音乐、感觉,后面还有思想。尤其是去欧洲那种经历过很多历史的地方,这个思想会打到他们。所以我们很珍惜你们。”

12月19日,《白水》《微尘》在林怀民的家乡嘉义演出;到12月27日为止,在全台湾巡演15场。

简直是 赶尽杀绝

马可从没问过,林怀民也没说过,为什么他会找马可为《白水》《微尘》设计服装。

但两个人的合作看上去顺理成章。“我做‘无用’,是在探索中国传统文化跟我的设计联系起来的可能性,在追求东方精神上,我跟林老师是相通的,在视觉上我们也都是追求极简

的。”马可在台北的酒店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
2008年,林怀民看到马可设计的“无用”系列,那些手工制作、强调奢侈的清贫的服装,让他感觉,“就知道她会做出对的东西。”

合作开始,两个人沟通很少,关于《白水》,林怀民说的是:背后会出现黑白的影像,整体的色调希望比较浅,氛围会是比较流动的感觉,你一直做的白衣服就很好;《微尘》的意见更简短:衣服大概是深色的。

林怀民很快发现:“马可做衣服,有趣得不得了。”马可第一次到云门,给舞者量体,还“采访”他们:在云门多少年,之前在哪里跳舞、跳哪些舞,云门跟之前的舞团有什么不同,在云门会学些什么,每天怎么过……

第二次跟舞者见面,马可能准确地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,更让林怀民惊讶的是,她最后做出的衣服,完全是舞者本人的样子。

2014年5月,马可交出《白水》的服装。第一个走出来的舞者,就把林怀民吓了一跳。“她是一个非常稳重、安静的舞者,她一穿那个衣服,哎呀,变成国史馆很严谨的那些太太们,坐在那边一本正经做事情的样子。”

马可为《白水》和《微尘》分别设计了21和25套服装,用料和款式都不太一样。《白水》里裙子的裙摆就有不同效果,《微尘》的衣领是舞者穿上后,再撕成不同的开口,“人的脆弱的东西就出来了。”林怀民对南方周末表示自己“很满意”。

更多细节观众其实是看不清楚的。林怀民提醒过马可,舞台离得远,不必做得这么细。马可不理睬。《白水》里,马可给舞者周章佺设计的是一件长裙,后片做出很多密褶,“她转身以后,褶皱的下面,有些地方是半透明的,能看到身体的某些线条,但有些部分,你能看到的是材质通透的效果。”

舞者站立不动时,裙摆下垂,一旦旋转起来,裙摆就会充分打开。周章佺穿上这件裙子,自然而然设计了很多旋

人到中年的云门舞集终于
居有定所,42年后拥有一个统一的家——云门剧场。

云门新作延续其传统。《白水》+《微尘》,前者如珍珠奶茶,后者如嚎叫的安魂曲。

林怀民+马可,制造奢侈的清贫和优雅의愤怒。



2014年11月下旬,林怀民坐在台北“国家戏剧院”的露台上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。南方周末记者|李晓婷|摄

马可给舞者设计服装的过程让林怀民觉得有趣,同时很吃惊:她第二次跟舞者见面,已经能准确地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,而她最后做出的衣服,完全是舞者本人的样子。无用|供图

转的动作,在舞台上,裙摆随她的转动,展开成一朵向内收紧的巨大花冠。

舞者穿上后即兴舞蹈,林怀民再把这些即兴段落修改、组合,发展成完整的节目。节目单上《白水》的编舞,署名因此变成:林怀民和云门舞者。

《微尘》的服装,每一件棕色都不一样,每一件都需反复染十五六次。“染液每一次渗透就增加一分厚度,十几次后,就比原来的面料厚多了,有点类似于皮革的质感。干燥的时候,衣服可以像铠甲一样站在那儿,但是要把它揉搓变软,至少软到不会妨碍舞者的动作。”马可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。

布料每天最多能染一次,染完后要在日光下晒干、再染,这样颜色才能吃进纤维里。这时已是10月,有一阵雨特别多,等太阳,只能干等。此时首演已经逼近了。马可不着急:“我也不能催太阳,只能等待。我没有担心过,自然界就是这样,它不会永远是晴天,也不会永远是雨天,太阳一定会出来的。”

《微尘》的服装拿到,已是演出当月。等太阳的时间里,林怀民从不催促马可,他尊重马可的方式,也知道急不来。看到衣服,他又忍不住连连惊叹,“每一件衣服染了十几道,简直是赶尽杀绝。”

一路害怕 一路下去

决定请马可设计服装后,林怀民最先给马可放的音乐是肖斯塔科维奇。

和云门过去的音乐相比,这要通俗很多。林怀民过去编的舞蹈,音乐往往冷僻和出人意料。《松烟》的题材完全中国——用结合传统东方拳术、太极的舞蹈,表现中国书法的美,音乐却来自现代西方,用的是约翰·凯奇的音乐。这位美国先锋派古典音乐作曲家最知名的作品之一《4' 33"》,里面没有一个音符,实际上是长达4分33秒的静默。

云门舞集的舞蹈里,有的是这样的混搭。《九歌》里用的是日本的雅乐;讲

佛教故事的《流浪者之歌》里,用的是格鲁吉亚的民歌。

并非学舞出身的林怀民,没有什么界限。他编舞经常是这样的过程:一开始并不知道要做什么,也无法表达,就一股脑进入丛林冒险,这样做看看,那样做看看,一路害怕,一路试下去。

音乐也常常是猛然间撞上的。十几年前,林怀民听到肖斯塔科维奇的唱片,其中有他最著名的第八号弦乐四重奏,他很受震动,想拿来编舞,马上又自我反驳,“用世界名曲去编舞是自杀的行为。”听众早有自己的一套想象。

近几年灾难越来越频发,让林怀民感觉:21世纪就是一个灾难。他开始编《微尘》,想讲讲这件事。编着编着,肖斯塔科维奇又跳了出来。

2014年,云门舞集去德累斯顿演出,林怀民开始研究第八号弦乐四重奏,这时舞已编了一半。德累斯顿是欧洲古城,1945年遭盟军轰炸,夷为平地,两个月后欧战结束。15年后,肖斯塔科维奇在这里,用三天写出了一生中最有名的第八号弦乐四重奏,并题献给“法西斯与战争的受害者”。

这让林怀民最终决定用它为《微尘》配乐。但乐曲只有22分钟,太短,得有个搭配,同台演。2012年,他去台东池上乡(台湾最有名的有机稻米种植地,林怀民在这里创作和演出了《稻禾》)看稻田,路遇立雾溪,立即有了《白水》的灵感。

《白水》的配乐是萨提的《吉姆诺佩第》,在欧洲,它耳熟能详的程度相当于中国的《茉莉花》。“我猜这旋律一出来,很多人会想,云门开始用水果室音乐编舞了。”林怀民笑,但他觉得对,“调子很像水的感觉,因为后面要吓大家一下,所以前面一定要这样”。

林怀民把《白水》和《微尘》比作柠檬水和伏特加,一个清新,一个重口味。一位台湾观众不同意“伏特加”,她看到的是台湾社会的不公,“应该是保力达B加国浓鲜乳(台湾劳动阶层经常混合饮用的饮料),这更接近我们的日常生活。”看了《微尘》,她的焦虑很具体:“台北在选市长,可是我们又能做什么?”

德国伍尔斯堡舞动艺术节的艺术总监看完后落泪,一开口,跟林怀民谈的是二战。2015年5月,《白水》《微尘》将在该艺术节演出。

“《微尘》讲的是一个普遍情况。”林怀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,“我们永远知道,古迹不应该被拆,树不应该被砍,海岸不应该去盖美丽湾,这都是我们的焦虑。那个愤怒你也可以上街吵,就我来讲,那个愤怒要出来,我有舞蹈。”

台湾作家骆以军觉得《白水》《微尘》是林怀民的一次归零。

林怀民笑:“当然永远希望归零,可是做着做着,会跑出来一个尾巴,那个尾巴是切不断的,还是你的体质。”

林怀民的“微尘”,实际上是《金刚经》里的“微尘众”,渺小的众生。“二十年过去,我没有改进,《九歌》里,我的题目是‘神从来没有来’,我讲的是人的渺小跟可怜。”林怀民很诚恳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 5

